

中国空间站迎来首位女航天员

女性参与太空探索有哪些优势

文 / 张田勘

目前，神舟十三号已与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体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这意味着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3名航天员的6个月空间生活迎来良好的开端。

此次航天任务的亮点在于，王亚平将成为中国首位两次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中国空间站首位女航天员、中国首位出舱的女航天员、中国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女航天员。这对于太空探索，尤其是人类未来可能在太空生活，获得更全面、更可靠和更实用的科学证据。

任何事物和活动，两性的参与犹如一片树叶的两面，缺少任何一面都是不完整的，更谈不上完美。太空探索也是如此。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

女航天员进入太空是科研需要

在世界航天史上，已经有50多位女性航天员参与太空探索，她们来自美国、苏联、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的航天员，她们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在她们当中，有世界上第一位女宇航员：苏联的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还有首位在太空行走的女宇航员：苏联的斯韦特兰娜·萨维茨卡娅；也有在太空飞行和空间站停留时间最长的女宇航员：美国的香农·卢西德，为188天4小时14秒；也有世界上第一位黑人女宇航员：美国的梅·杰米森；还有世界首位女太空游客：伊朗裔美国女企业家阿努谢赫·安萨里。

中国也有两位女航天员进入太空，一位是刘洋，2012年随神舟九号进入太空，是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第二位是王亚平，2013年入选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飞行乘组。此次神舟十三号上天，王亚平再度披挂出征。

女航天员进入太空的重要性不只是她们不可替代，也



在于能让科学研究更具全面性和兼顾特殊性。如同地面上的生活和工作一样，太空中的科学研究和工作也需要男女合作，而且女性的性格特点更有利于协同工作。

同时，女性在太空也具有某些优势。太空是一个微重力环境，女性体内有较高的雌激素，一些微量元素，如镁的代谢也比男性好，而铁的含量较低，因此不易出现铁中毒、血栓、血管痉挛、心律失常等，适合较长时间的太空生活。

太空生活不会影响女性生理功能

当然，女性到太空也有特殊性，但这也正是探索太空以应对和检验太空探索特殊性的机会和实践。女性的独特生理机制极为重要的一个是，在经历了太空辐射和失重等种种与地面不同的环境和经历后，会不会影响女性的特定生理功能，如生育。

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得到科学证实，太空生活和经历并不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苏联的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于1963年6月16日乘坐东方六号飞船进入太空，执行了三天任务，返回地球后在当

年11月3日与另一名男宇航员安德烈·尼古拉耶夫结婚，此时距离其进入太空4个多月时间，也距离安德烈上次进入太空（1962年8月11日到15日）仅一年多时间。

1964年6月8日，捷列什科娃产下一女，是目前为止从太空归来后最快生育的女航天员。他们的女儿美丽大方，品学兼优，现在是一名医生。

苏联另一名女航天员斯韦特兰娜·萨维茨卡娅，是首位进入空间站生活和首次在太空行走的女性，在太空站生活了12天，返回地球一年半后也顺利生育孩子。

中国的两位女航天员进入太空时，刘洋是已婚未育，王亚平是已婚已育。刘洋在飞天归来后，于2014年生下了一名可爱的男孩，孩子身体非常健康，刘洋自己也恢复得很好。

这些情况表明，在太空只要防护条件好，完全可以减少辐射影响，而且比很多医学检查的辐射剂量都还要低。

当然，太空生活和研究不只是一要检验对女性生育功能的影响，还有其他研究来观察男女性在太空是否有相同或相异的生理影响或机制，为以后长期载人航天做准备。这将是下一步的研究和工作。

凤眼时评

网红直播自杀背后：
别让互联网成情绪垃圾场

今日女报 / 凤网评论员 张秋盈

近日，湖南株洲籍网红“罗小猫猫子”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自杀，随后抢救无效身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

但在“罗小猫猫子”的家人看来，杀死她的不是别人，而是直播间无数“起哄”的网友。

“罗小猫猫子”是一个以分享生活穿搭为主的网红博主，是一个看起来青春靓丽，快乐阳光的女孩，在该短视频平台上有60多万粉丝。然而，她曾在视频中自称，自己患抑郁症许久，甚至还曾住院两个多月。

在“罗小猫猫子”最后一场直播中，她的倾诉并没有获得

某些网友的同情。当她拿出一瓶褐色的、疑似是农药的液体时，相当数量的网友兴奋起来，不时催促道：“快喝快喝！”在情绪崩溃的状态下，“罗小猫猫子”竟然真的一口气喝了下去。随后，她捂住脖子下播，并打了急救电话求生，但为时已晚。

悲剧发生后，“罗小猫猫子”家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她在直播中喝农药并非是想自杀，本意只是想引起男友重视。但事发时直播间层出不穷的起哄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家人将追究起哄者的法律责任。

起哄的网民是否应承担法

律责任，还有待后续案件进展。但从直播间截图来看：诸如“快喝快喝”“哈哈真喝了”等评论确实让人后背发凉。

“死亡直播”受人“欢迎”早就不是新鲜话题。隔着屏幕，那些叫嚷着让这位花季女孩“快喝”农药的网友们，大概率看到一个不是求救的少女，而只是一场消遣——“越精彩越好，越离奇越好”。手机一关，与我无关。

常有人感叹：“现在网上戾气太重了！”任意打开一个社交平台，似乎都有无穷无尽的骂战扑面而来。毫无瓜葛的陌生人，也可以用最恶毒的词语互相攻击。讽刺

的是，谁骂得最狠，谁收获的点赞量最高。“怂恿自杀”正是这种网络负面情绪的极端版本。

高度“共享”的时代，短视频、直播让我们即使距离千里也可以沉浸式地观看、评价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但互联网再逼真也并非现实，没有了熟人关系，没有了道德制约，互联网成了很多“隐身人”随心所欲宣泄负面情绪的绝佳平台。在生活中失去的力量，似乎可以通过键盘再找回来。

值得注意的是，情绪不仅是网络虚拟性的产物，“流量生意”也在鼓励极端情绪的大行其道。在唯流量是举的环境下，互联网

内容生产者用尽方法渲染、调动情绪，以获得更大传播量。而这些内容又会影响到身处其中的网民，使他们乐于制造冲突、对立。正如上文所说：谁骂得最狠，谁收获的点赞量最高。在一片唾沫横飞之中，互联网成为了情绪的垃圾场。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因网络暴力而致死的案件这两年已经出现太多，其危害性不言而喻。但更值得警惕的是，人是环境的产物，若占据现代人重要生活部分的互联网继续“癫狂”下去，现实生活还能继续温情脉脉吗？